

# 墨到浓时惊无语

文/蒋蓝

美术史论家刘骁纯说:冷冰川是“用最普通的小刀,那种可推拉的,掰掉旧刃颖出新刃的裁刻刀,在黑纸上刻绘出白色的点线面,刻绘出女人体、花间词、窗前月以及万种风情”。

无论是置身于冷冰川的《闲花房——二十四节气及其他》,还是《纵情之痛》,我毫不隐讳自己的倾情。这些来自黑世界的光,总是以持续冷彻的照耀,进入我感觉的暗区。泪水最丰沛的时候,就是眼睛最能发现黑暗的时刻。这时,一片黑色的风景翩然而至,世界的原色呈现无遗。这是最能够击溃一切颜色的进逼与喧嚣的物质了。纯黑,就是存在的本色。

在冷冰川的黑暗中,女人的身体宛如蜡。蜡的身体轮廓修正了刀锋制造的创口,并从深切的坑道里溢出来,霜一般勾勒出感觉地图。

我特别喜欢冷冰川笔下的那些背影和梵高系列,黑暗之力总是在腰肢处融化,在梵高强有力的额头下溶解,不知道是墨汁沁透了白线,还是躯体在黑暗中松懈,以自己的方式,返回到那一派纯然无垢的水里,去寻找自己的清水幻象。

我猜想,冷冰川的价值体系有两种意图,用他的话来讲,一种是画布上的怒吼,一种是纸上的诗意。一是表达自己的领悟之道,在腾挪的笔意中释放色彩的气韵,使画者的美学得以彰显之余,还希望昭示自己与惰性画作的角力;另外一种意图更另类,那是纯粹拿来看的,笔走偏锋,在“言语道断”的旷野上从事精神的历险,就像面对一幅画或一个古瓷瓶,观望者企图从水印和纹路之间寻找时间的痕迹,并与上帝的指纹相遇。这种“反写”的初衷类似于诗人笔下的反词,它们区别于宏大叙事中的

大词,只以极端个人化的象形术,来打开美术的纸门。

对黑夜自然可以无话可说,但对黑暗我们却一定要陈述。不要说鲁迅、博尔赫斯了,连通俗小说家劳伦斯也说出了刻骨的发现:“说也奇怪,精神生活,若不根植于怨恨和不可名状的无底的深渊里,好像便不会欣欣向荣似的。”真正的思想就是无休止的挣扎,既是形而上的,也是形而下的。思想本就是暗生的植物,带着刺,甚至在被命名之上或之外,就存在并成长壮大。它的作用自然不是栋梁之材,它只是一片黑森林,在鬼影里凸显沉默的景色——这就是思想的作用。在我与冷冰川某次不期然的相遇中,我发现在黑枝条上,那些缠绕的亮音,就像凝脂的分泌物,倒挂着痛,以鸟的轮廓,欲飞。

他特别看重线条与背景的关系,让我想起干裂的龟背、年轮密植的硬木板、剖开的大理石和凸凹不平的金属。蚀刻出的字迹在平面上打穿纸页,字迹不是平躺的,而是在硬基座上站立、走动,进而飞舞。这是行走在物质内部的拾荒者,是时间的沉淀物中闪耀黑光的咒语,是刀锋下飘坠的疼痛的叫声。背景的裂纹深深切割进我的身体,但墨水把思想照亮,把形体的思缕逼现出来……当然,他也不妨更多关注一些汉代石刻,在那些狂放、简约的笔触里,触摸到一种棱棱骨力。

我相信黑白画有很多画法,这只是一种个人化的自由话语。但这种画法使我发现,思想不但是可以呈现的,而且是可以造型的。世界既能在墨水里蛰伏,也能在墨水中矗立。同样,这也是我对冷冰川的一种个人读法而已。■



不亏待自己  
画/高晴

# 断了的成长

文/王春鸣

《虫子旁》是一本书,《虫子旁》是一场展览,《虫子旁》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自然生活。

秋天,南师大随园书坊的艺术沙龙,有几天就像是一个黑暗的巨大的虫穴,书坊主人朱赢椿在做展览:《虫子旁》。我踩着满地的落叶进入那个虫穴,那些落叶看不见,走上去感觉是银杏叶子。像潮水一样漫漶上来的虫鸣,应该是合成的,因为它滤去了最温柔最呢喃的部分,有一阵,那些虫声还有点焦急,夹杂着苍蝇或是蜜蜂在某个密闭的空间飞不出去的盘旋声,使人一下子心疼起来。

我没有急着打开手机——这个展览,需要你自己去照亮、去寻找,你才能一一看见那些虫子的故事。我就那样站在黑暗里,知道有一群虫子在身边、在前面、在高处等着我看见,然后我不争气地哭了起来。心里有一段乡村童年,有个外婆家有时未必是好事,它让你的时间或者记忆凭空多出一个节疤,让你一受触动就过不去。站在一大片幽暗里,我感到那么不甘,还有委屈,在大城市过日子的这些年全成了委屈。我想念外婆了,她曾经注视弱小的我如何成长,在沟渠旁、在竹林里,在虫子旁,我想把那断了的成长接下去……我一直记得一个朋友,听说我是朱赢椿的粉丝,深深不以为然,一边翻着他的《鼠迹》说“我觉得也一般嘛!”一边试图掸去书页上自己不小心掉下来的头发,掸了两次,讪讪地惊奇地笑了起来。就像要命的蜈蚣图片一样,朱赢椿喜欢来点小小的恶作剧,所以他做的东西,好玩而又温暖。

多数赞美了《虫子旁》的人其实没有好好读过《虫子旁》,最棒的不是设计和插画,而是叙述。

朱赢椿写下观虫日志,好就好在他不是那种把自己当做厨师的作家,他就是给几口粗茶淡饭而已,原味、直白,细嚼却有大深情在。当然可以把它写得漂亮些,对虫子们还可以加一些人类的指手画脚、指指戳戳,甚至煽情也是可以的。但他好像没想到,他面对自然的时候太诚实了。

这种诚实让他接近了宇宙当中另一些生命体的生活内部,受伤的蜗牛母亲、被困在石头岛上的蚂蚁、翻来翻去的西瓜虫,他不是再讲童话故事,而是虫子们的生活本来就如此。妮妮看了《虫子旁》,非要在书坊的园子里搞一场野外的生日派对,一群城里孩子,在竹篱笆上攀上落下,掏落叶、毁蚁穴、挖萝卜,寻找他们的宝藏,也许孩子才是《虫子旁》真正的知音。

《虫子旁》快被我翻烂了,终于有一点会心:在做了很多在人类世界必须做又不想做的事情之后,才找到了这样一个姿势,通过观虫返回自己的内心,接续断了的的精神生长。以前我火气大,脸上长青春痘,于是在中医那里开了草药来熏脸,有一天我又凑在冒着蒸汽的瓦罐前,小树忧心忡忡地靠近我问:妈妈,你怎么又在“看药”了?后来我“看药”看得脸上光滑细腻,自己满意极了。或许朱赢椿的看虫也是一种治愈,这世界上不爱看虫的人,只是不知道自己有病罢了!当他对着大地俯身下去,整个随园都是他的静思室了,后来,他肯转过头来,如实地、不增不删地,告诉我们他看了什么、看到了什么,这真是我们的福气。■

# 眼中世界 笔底诗情

文/冯亦同



游记不难写,写得好的游记却少之又少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游记名作,涉足海外的不多,徐志摩的《巴黎的鳞爪》、朱自清的《欧游杂记》有过较大影响。随着国门开放和中国人走遍世界,阅读好的游记已不再是奢望,石湾老友的新作《海外游记》就是一部令我欣喜的上乘之作。

石湾早年写诗、写歌词,后来编戏、写报告文学。当我徜徉在他的游记天地里才明白:他的诗正如他的一人一样去了“远方”——只有行走在广阔的世界里,曾垂青于他的缪斯又开始歌唱了。无论是在新西兰的《萤火奇洞》中神秘地探索那悬挂岩壁的人间银河,还是在穿行两千公里的欧陆风光中,饱览《大自然的乐土》,抑或在贝多因人居住的帐篷部落里过年、在越野车狂飙的大漠中“冲浪”……从“耳顺”之年走到“古稀”之年的石湾,不仅像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,文字也迸发着诗的花火,更难能的是科班出身的他,对今日世界的了解与诠释,决不会止于走马观花的表面,在他心灵的旅程上总有一种或许是缘于史学的认真与细致、诗学的浪漫与单纯的奇妙结合,能够达到匆匆“过客”难以企及的深度和广度。

不必说像《卡夫卡故居》、《走进奥斯维辛》这样年代还不算久远的历史记忆,也不必说《旅越见闻录》和《先富的“驴友”》中记录的各

种见闻,在《寻访耶稣的足迹》这篇长文中,他沿着以色列四天行程中的参观路线,对基督教创始人的生平事迹作了引人入胜的介绍。从位于耶稣家乡拿撒勒的天使报喜堂,到巴勒斯坦境内伯利恒的圣诞大教堂,再到耶稣讲道故地的八福堂、五饼二鱼堂,最后到“和平之城”耶路撒冷橄榄山上的主泣教堂,以及耶稣受难时背负十字架走过,以圣墓大教堂为终点的“苦路十四站”……纪元前那部影响过世界历史和人类心灵的宗教悲歌和“基督史诗”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:“说实在的,苦路十四站走下来也确实有点累了,但每个游客只要静下心来想一想,都会感到自身经历的坎坷与苦难比起耶稣来,恐怕算不得什么。生活在信息化的今天,我们理应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去背负或轻或重的‘十字架’,走向美好的未来!”——读到这里,我不禁在心里为行者石湾的感叹大声喝彩。

他和老伴童心数百张摄于世界各地的“翩翩倒影”,为这部游记增色不少。在哥本哈根,童心看到一个孩子趴在公园水池边嬉戏,很想同天真的洋娃娃们合影,但语言不通,急中生智的她竟抖动肩膀跳起蒙古舞来,孩子们靠拢过来,路人也驻足观望,一张精彩的“中西合璧”的童心彩照,便同小美人鱼塑像、安徒生铜像一起,定格在同样精彩而又富有个性的《丹麦新童话》中了。■